

阿尔然大墓在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作用

——兼论中东部文化的分界*

杨建华 张 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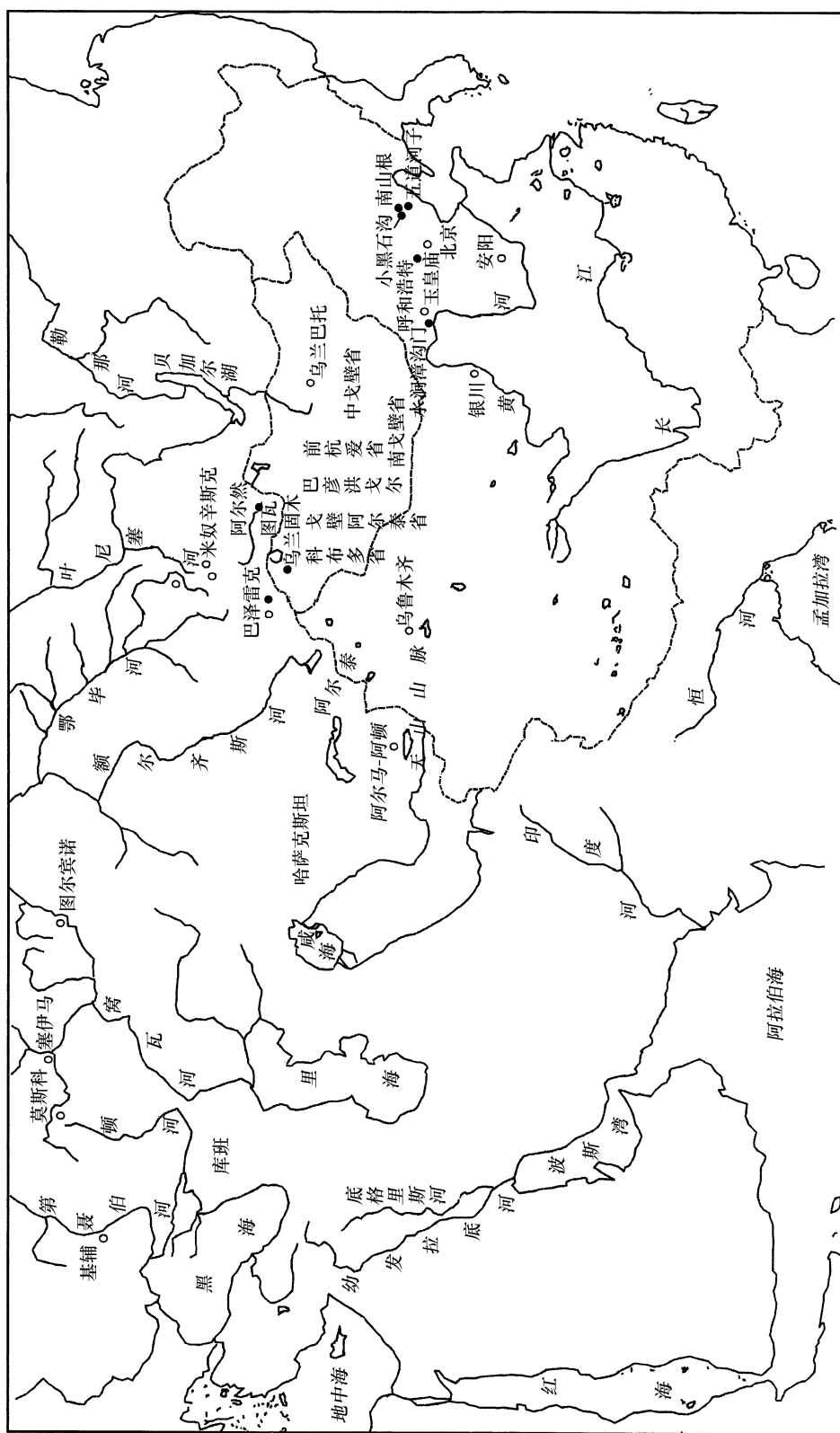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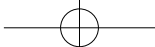
欧亚草原在公元前 1 千纪开始逐渐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 经济形态由畜牧经济转为更加专门化的游牧经济,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因为这种经济类型一直保存到当代。游牧经济在草原的全面普及是在公元前 7 世纪以后。伴随这种新的技术与生业类型, 物质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这种文化面貌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所记载的斯基泰人的生活习惯, 所以这个时代又被叫做斯基泰时代。它的物质文化中有三种最常见的特点: 发达的武器、车马具和动物纹装饰, 又被叫做斯基泰三要素。

斯基泰人生活在黑海北岸, 最早寻找斯基泰人的物质文化遗存是在欧洲草原的环黑海地区。希罗多德在文献中说斯基泰人起源于东部, 但是在考古上一直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位于欧亚草原中部地区的图瓦阿尔然大墓的发现, 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 9 世纪末, 并且已经具备了所谓的斯基泰三要素, 很可能这里是铁器时代草原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北方以及蒙古高原所代表的欧亚草原东端, 具有与阿尔然大墓同样早的遗存, 本文将通过两地的比较明确各自的年代与文化特点, 并且找到东部与中部的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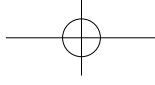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一、阿尔然大墓的考古发现

阿尔然一号王冢位于西萨彦岭中南麓乌尤克盆地, 其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图瓦的“帝王谷”(图一)^[1]。阿尔然一号王冢的规模巨大, 在 1971 ~ 1974 年由格里亚兹诺夫和曼奈奥勒发掘。这一时期的土丘为圆顶形石箱结构, 土丘周围有石头围成的圆形围栏, 不见深的墓坑, 墓室直接建在原始的地表上。阿尔然一号王冢整体呈圆柱形, 直径 12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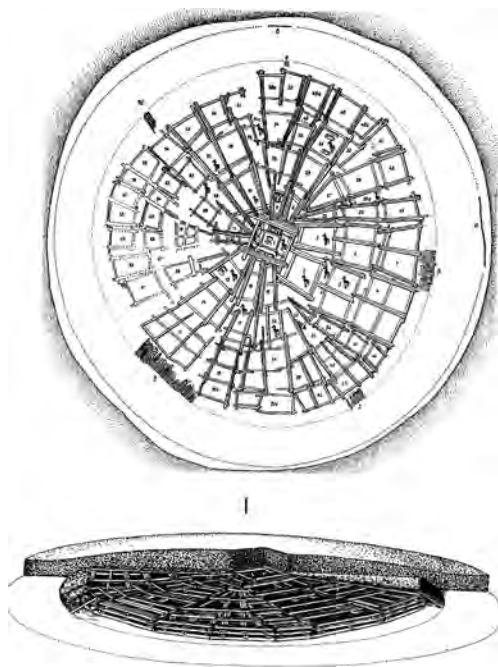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编号: 10JJD770001) 中期研究成果, 并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图一 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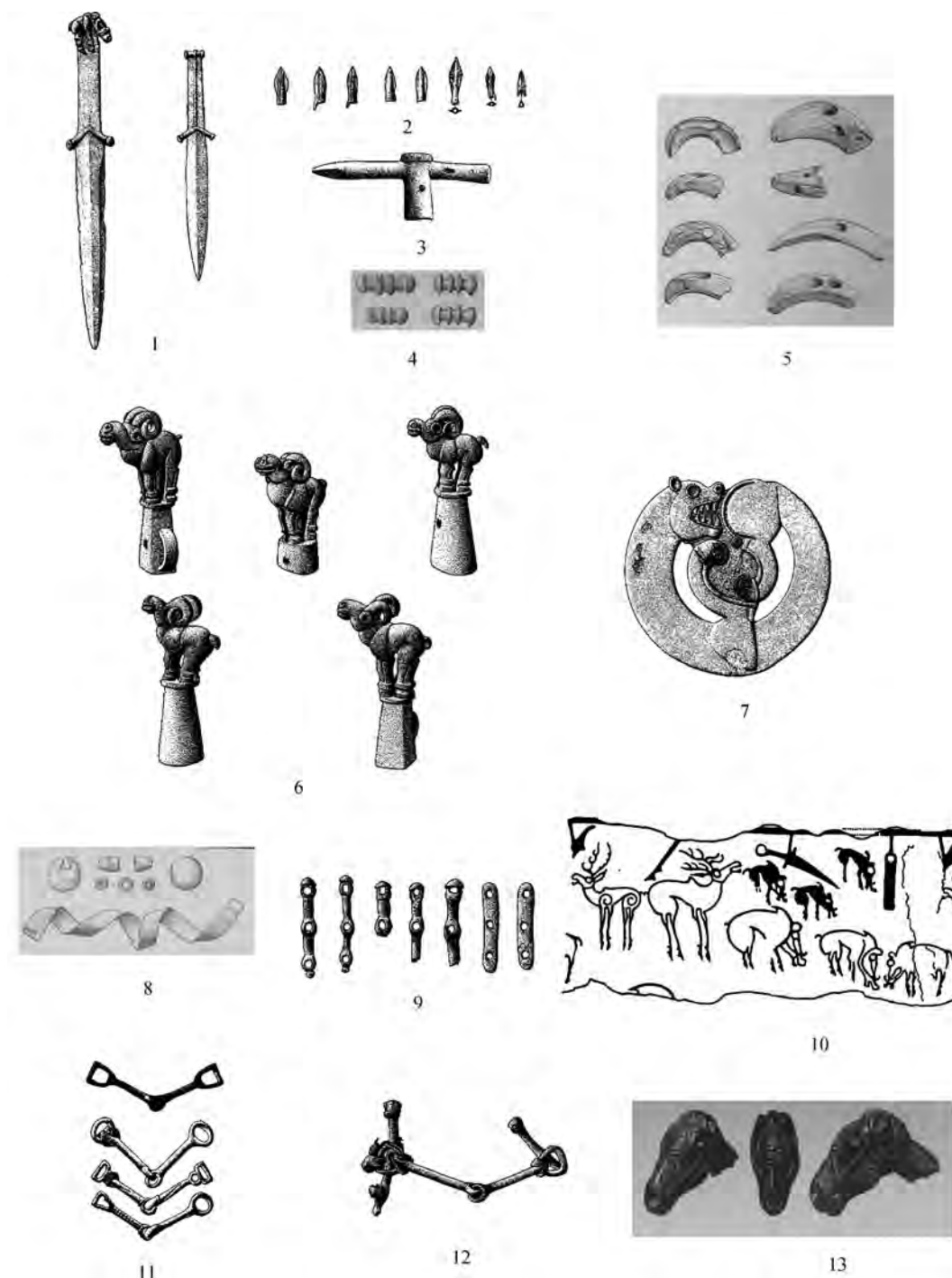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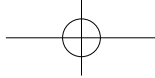
高 4 米，有石基加固，每块石块重达 20 ~ 50 千克。用圆木建构的部分也呈圆形，直径达 80 米。这个复杂的木结构是由 70 个呈放射状排列的小墓室构成（图二）。每个墓室都是用圆木隔开，墓室的尺寸从 15 ~ 150 平方米不等，高 2.5 ~ 3.0 米。中央为 8 米×8 米的中心墓室，其中有 9 具小型单人棺槨和中央的 1 具 4.4 米×3.7 米的大型木槨。在大型木槨中并列有 2 具东西向独木棺，分别葬有 1 老年男性和 1 成年女性，头向西北、均侧身屈肢。2 个人身穿皮制的衣服，上面有华丽的装饰。根据墓葬的规模，我们认为所葬者当为国王和王后或者相当于这一级别的贵族。9 具小型单人棺槨位于大型木槨的北、西、南面，其内埋葬者皆为老年男性。大型木槨外东面殉葬有 6 匹配备马具的马。此外，在木构架



图二 阿尔然 1 号冢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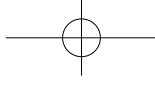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边缘的 1 间小型墓室，发现多具独木棺，葬有 15 名男子。另有 9 个小型墓室专门用于殉葬马匹。据统计，阿尔然一号王冢中共计殉葬马匹 160 具，另有大量不完整的马骨，属于 300 匹马的个体。据推测，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坟墓在当时需要 1500 人连续工作 7 ~ 8 天才能够完成。阿尔然一号王冢已被盗掘，但是仍出土有较丰富的遗物，主要有武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武器主要为剑首有野猪装饰的短剑和平首短剑。这两把剑的共性是窄八字格，可以看成是斯基泰时代蝶式护手的前身（图三，1）。武器还有无铤有銎和有铤有銎镞（图三，2）以及长管銎斧（图三，3）。马具主要有马衔和马镳，且数量较多，形制多样（图三，5、11、12）。装饰品有金箔片、铜泡和串珠（图三，8）。动物纹装饰有卷曲雪豹纹饰牌（图三，7），短剑的剑首和竿头饰的顶端的圆雕动物形象，所表现的动物有雪豹、野猪和绵羊等形象（图三，1、6）。与这座墓共生的有 1 件鹿石，其上鹿的形象接近卡拉苏克时期的自然鹿形象，又与阿尔泰地区公元前 8 ~ 6 世纪迈耶米尔时期遗存的一件圆形铜镜上的鹿纹非常相似，因此这件鹿石应该稍早于王冢建造时期或大致同时。野猪题材在阿尔泰地区更早的岩画中非常流行^[2]。鹿石上刻有各种写实性较强的梅花鹿和抽象化的狼（图三，10）。还有一些圆雕的鹿角制成的马头像（图三，13）以及一些用途不明的小饰件（图三，4）。

1998 年，俄罗斯学者与德国学者联合对阿尔然二号王冢进行了调查，2000 年夏，由俄罗斯考古学家楚古诺夫主持开始对其进行发掘工作^[3]。此墓没有被盗掘，保存相当好。墓葬地表有圆形坟丘，直径 80 米，高 2 米。在同一冢内有多处竖穴土坑墓室（图



图三 阿尔然1号冢出土器物

1. 短剑 2. 镞 3. 管鋈斧 4、8. 饰件 5、9. 马镗 6. 兽首竿头饰 7. 卷曲饰牌
10. 岩画 11. 马衔 12. 衔镗 13. 马头像



四, 1)。这些墓室有石椁, 也有的有木椁。坟冢下部中心位置的 1 号坑中没有发现遗物, 它东北部的 2 号坑底部为 55 平方米, 深 3 米的方形坑。坑内是用西伯利亚桦树圆木搭建而成的椁室。椁室内葬有 1 男 1 女, 男性在北, 女性居南, 均侧身屈肢, 头向西北(图四, 2)。阿尔然 2 号冢出土 9000 多件随葬品, 其中有 5700 件金器, 总重 20 千克。这是整个欧亚草原区域内, 截至目前, 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葬。据人骨鉴定, 男性年龄为 40 ~ 45 岁, 女性年龄为 30 ~ 35 岁。两人所穿长及腰部的外衣上缝有超过 2500 片的豹形金饰片, 帽子上装饰着以厚金片做成的动物装饰, 颈部佩戴重 1.5 千克左右直径为 23.6 厘米的嵌有动物牌饰的金项链。1 号坑西北部紧挨着的 3 号坑内发现很少的衣物残片。南部的 4 号坑为 1 殉马坑, 内葬数十匹配备马具的马。此外在坟冢下边缘位置还发现一些陪葬墓, 为长方形石箱墓, 各葬 1 男性, 侧身屈肢。这时期的草原中部地区, 流行在高等级墓葬主墓室附近有陪葬墓和殉葬整匹马的习俗, 这些马出土时都装备一整套完整的马具。墓室中以单人葬为主, 也有一些双人葬。通常成年人放置在坟丘的中央, 而儿童则安置在坟丘内的边缘地带。葬式流行侧身屈肢, 头朝向西或西北。出土遗物主要有容器、武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容器有单耳和双环耳的铜甗, 带有卷羊纹饰的高足金杯, 带金把手的木质器皿和石质的盘子(图五, 1 ~ 4)。武器、工具制作精良, 有管銎斧、实心有铤镞以及形制多样的铜刀和金柄铁剑等(图五, 5、6)。马具出土有各类的马衔、马镫以及一些铜泡(图五, 7、8)。装饰品有金耳环、金项圈、铜镜和装饰于衣物上的小饰件(图五, 9 ~ 11)。各类器物上面装饰的丰富的动物纹图案是阿尔然 2 号王冢最显著的特色, 以至于被发掘者称为“斯基泰动物纹百科全书”。动物纹饰牌主要集中在项圈表面、耳饰、披巾和竿头饰顶端, 以金制品为主。动物形象有野猪、虎、马、绵羊、大角鹿以及抽象的鸟纹等(图五, 12 ~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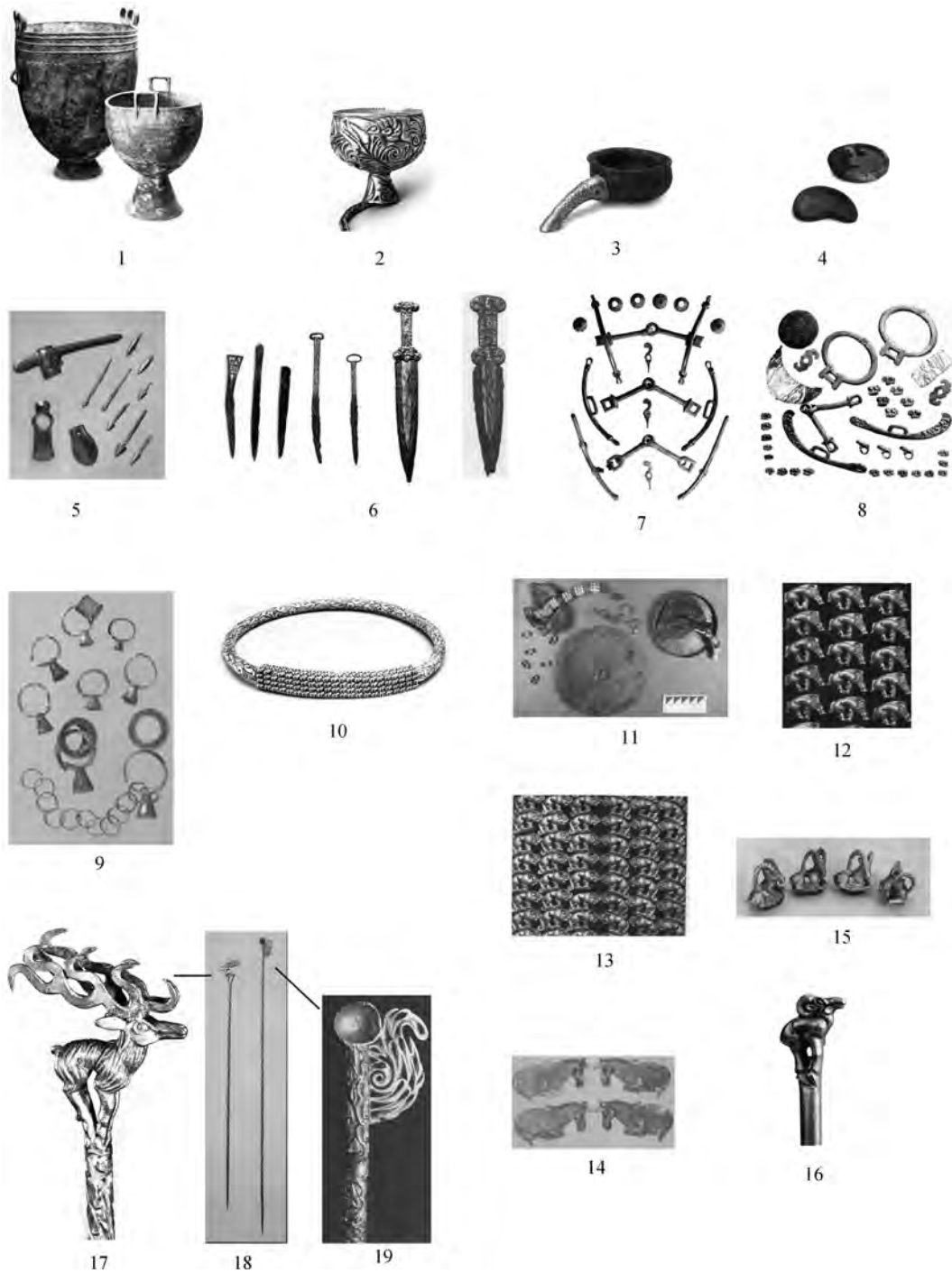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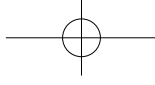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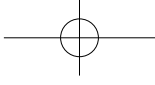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图四 阿尔然 2 号冢

1. 坟冢整体平面图 2. 2 号坑木椁墓



图五 阿尔然 2 号冢出土器物

1. 铜甗 2. 高足杯 3. 带把杯 4. 石盘 5. 斧、镢 6. 刀、剑 7、8. 马具 9. 金耳饰 10. 金项圈
11. 铜镜 12 ~ 19. 动物纹装饰



阿尔然平原在很长时期都是统治阶层埋葬王陵的地方。在近百座坟墓中,有4座具有石头垒砌的墓构。它们相距2~3千米,由西向东排列。最西边的是1号冢,最东边的是2号冢。1号冢年代最早,通过对棺木的 ^{14}C 年代分析,测年数据是公元前800年 ± 50 年、前850年 ± 50 年、前820年 ± 50 年,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末到8世纪初^[4]。2号冢年代最晚,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有学者研究认为,阿尔然1号冢时期的生态环境要好于2号冢时期^[5]。

二、草原中部区与东部区三要素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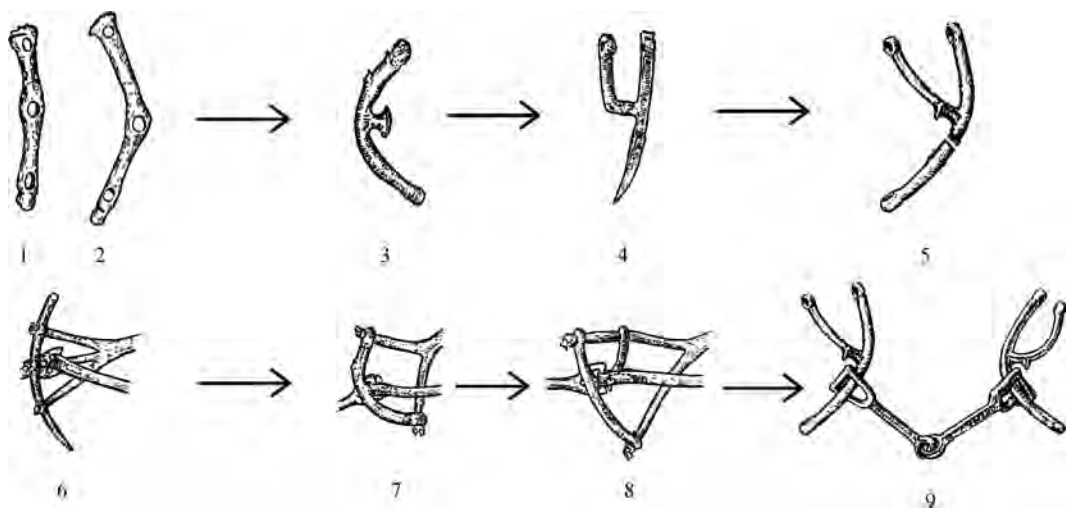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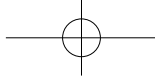
阿尔然大墓所在的图瓦位于欧亚草原的中部,年代非常早,代表了草原中部区三要素的起源与发展演变。

武器主要有短剑、鹤嘴斧和镞。阿尔然1号冢的短剑有两种形制,一个是剑首趴着野猪的动物纹装饰,野猪吻部突出,腿与蹄部很长,有斜道纹的细部描写,这种风格与当地更早的鹿石上对蹄部的描写方式很相似。另一种剑首是简单的平首。这些剑的剑格都很一致,是一种窄格,两端为小圆球状。1号冢的短剑给人一种古朴、实用的感觉。到了阿尔然2号冢,剑的形制变得非常华丽,剑首和剑格饰有成对猫科动物,剑柄与剑身中部也饰有成排的纹饰。鹤嘴斧均为长管釜,只是2号冢的管釜略短。铜镞的演变由有釜发展为实心有铤。

车马具主要是御马的衔和镡。阿尔然1号冢马衔与马镡数量和种类非常多,最多的一个墓室就出土12件马衔。有研究者认为墓主人是由多个部族联合而成的联盟的首领^[6]。马衔均为青铜,主要以单环的马镡形、圆形或椭圆形为主,还有少量的双孔外环和圆形与马镡形结合的外环(图三,11)。马镡均为骨或角制成,以三孔马镡为主。从墓葬保存下来的遗存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马衔和马镡的连接方式,即马镡的孔中穿入皮带,通过皮带与马衔的外环相连,而马镡本身不穿入马衔的外环中。

2号冢的马具往往成套出土,保存下来的主要是青铜马衔、马镡和其他的马笼头饰件。马衔以近方形的马镡形为主,有单环和双环两种。马镡均为青铜质地,骨角质的基本不见。形制有直棍式和弯棍式两种,与马衔的连接方式是马衔的外环插入马镡中间的孔,或者是铸造在一起为连体衔镡。与2号冢年代相近的墓葬还出土一种青铜质地的Y形马镡(图六,5、9)^[7]。在阿尔泰地区的公元前8~前6世纪的马镡多为骨角质,在这里马镡的形制经历了三孔镡—T字形镡—Y字形镡的演变过程(图六,1~4、6~8)^[8],图瓦地区的阿尔然1号冢有最早的骨角质的三孔镡,而2号冢已经不见Y字形镡,这说明了1号冢的马具与2号冢的马具之间有很长的时间缺环。

阿尔然1号冢与2号冢的马具清晰的再现了御马工具的发展演变过程:由金属与有机质结合到全部青铜质地的发展,马衔与马镡的结合方式由皮革捆绑到镡插入衔以及镡衔固定组合的方式。这些早期马具的演变过程很少见于草原其他地区,说明阿尔泰与图



图六 阿尔泰地区马镫的演变

1、2、6. 三孔镫及使用方法 3、7.T形镫及使用方法 4、5、8、9.Y形镫及使用方法
(5、9为青铜质地,余皆为骨角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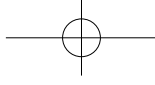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瓦地区的骑马游牧出现非常早,并且已经普及了。

动物纹装饰在这一地区也很有特点,连续性强。阿尔然1号冢的动物装饰,一件是直径17厘米作为马的圆牌饰的卷曲动物纹;第二件是站立在竿头饰上的立兽,为写实的山羊造型,蹄部的描写是用双道笔画表示;第三件是趴卧在短剑顶端的野猪,野猪蹄部的描写与王冢发掘过程中发现的雕刻有鹿的形象和工具武器的鹿石上的鹿的蹄部表现手法相同。最典型的特征是吻部长、腿长,身体较为瘦长,应当是雄性野猪。

阿尔然2号冢的动物纹种类有所增加,除了延续原有的山羊与野猪纹,新出现了大角鹿、大角羊以及蹲踞状的马,猫科动物成对的装饰在短剑的剑首与剑格上,相互对视,还有装饰在墓主人披肩上的2500片左右的豹形金饰片,尺寸仅为1.1厘米×1.21厘米。野猪造型保留原有的特征,也应当是雄性野猪,只是更加规整,器形也明显变小,尺寸为1.2厘米×2.1厘米~1.6厘米×2.4厘米,数量有上百件之多,应当是镶嵌器物上的装饰。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尔然1号与2号冢众多的动物纹中,都是实际生活中能够见到的动物,没有斯基泰时代常见的格里芬或怪诞动物。这反映了斯基泰时代早期的动物装饰的特点。

综上所述,阿尔然1号与2号冢已经奠定了游牧时代草原文化三要素的基础,有特定形态的短剑、鹤嘴斧、镞、马衔与马镫以及以猫科动物纹、野猪纹和山羊立体装饰为代表的动物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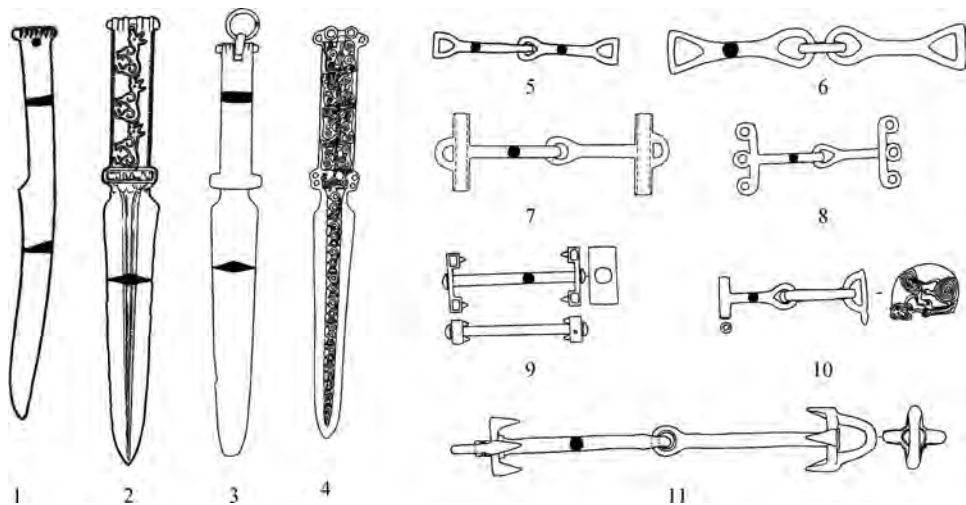
很多学者通过阿尔然1号冢与黑海沿岸斯基泰的比较,认为图瓦地区是斯基泰文化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向西影响了黑海沿岸^[9]。但是很少有国外学者注意到图瓦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与其东部的联系。中国考古学家乌恩岳斯图最早注意到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



亚草原尤其是与阿尔然 1 号冢的相似性^[10]。林沅先生通过对两地卷曲动物纹的比较,更具体探讨了两者的共异及其历史意义^[11]。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年代与阿尔然 1 号冢相近的是中国北方地区以南山根^[12]与小黑石沟墓葬^[13]为代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以及年代更晚的玉皇庙文化墓葬^[14]。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是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即公元前 9 ~ 前 8 世纪)。本文只讨论其中与阿尔然王陵相似的器物。

阿尔然 1 号冢的那把平首剑的平首也多见于小黑石沟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东南沟类型^[15]的刀剑剑首(图七, 1 ~ 3)。阿尔然 2 号冢的剑在剑首、剑柄、剑格以及剑身的中脊处装饰繁缛纹饰,小黑石沟只有一把这种风格的剑,尽管形制不完全一样(图七,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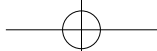
1 号冢的马镫均为骨角质地,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衔镫均为青铜质地,种类繁多,而同一种类的数量并不多,应当看做是金属衔镫的初期实验阶段。镫衔一体的有相当的数量(图七, 5 ~ 11)。从技术水平看,与阿尔然 2 号冢比较接近。



图七 夏家店上层文化小黑石沟的刀剑与衔镫

1.85NDXA I M2: 13 2.92NDXA II M5: 1 3.98NDXA III M5: 10 4.75ZJ: 7 5.92NDXAM1: 26
6.85ZJ: 4 7.85ZJ: 5 8.92NDXA II M11: 27 9.M9601: 26 10.M8501: 173 11.85ZJ: 2

动物装饰方面,夏家店上层文化也出有卷曲动物纹。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阿尔然 1 号冢的卷曲动物纹有学者进行了全面的研究^[16]。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卷曲动物纹是虎,而且还很不成熟,没有形成首尾相叠的真正卷曲(图八, 3),它是从蹲踞的虎演变来的(图八, 1、2)。到了玉皇庙文化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的卷曲动物纹。头部表现手法分正视与侧视(图八, 4、5)。在东部地区,正视的卷曲动物纹的一对眼睛和一对鼻孔非常醒目,爪和尾部有环形。这种饰牌在内蒙古地区也有发现。阿尔然的卷曲动物纹表现的是雪豹,只有侧视一种,躯体瘦长,与中国北方的卷曲动物明显不同。阿尔然 1 号冢的这件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表现手法写实,例如对口中利齿的清晰描写。其他的动物纹装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中国东周北方文化带遗存中,有零星的野猪纹^[17],但



图八 草原东部区的动物饰牌

1、2. 小黑石沟 M8501: 157 3. 南山根 M101 4. 张家口承德收集
5. 玉皇庙 M386 6. 水涧沟门采集 7. 五道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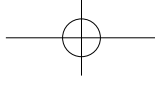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是形象很模糊,野猪的吻部已经退化,身体比较肥胖(图八,6、7)。至于竿头饰上站立的山羊等立兽装饰,在中国北方带的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18]。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卷曲动物纹是虎的造型,它还有一种虎牌饰(图八,1)。这种虎在欧亚草原年代最早,因此它是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特有的动物纹。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具有“戎狄”性的墓葬中,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在年代为西周晚期的甘肃宁县宇村有青铜虎牌饰^[19],更早的虎牌饰见于宝鸡青铜器馆展出的虎形饰的照片,1980年出自宝鸡扶风周原,长约10厘米,年代为西周中期。这种虎牌饰一支在玉皇庙文化晚期演变成马牌饰,另一支传入内蒙古岱海地区,在那里由卧式变为站立,由单体变为虎嗜兽牌饰,并且一直保留到匈奴时期^[20]。

我们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三要素与阿尔然王冢的进行比较,与1号冢相似的比较少,主要是平首刀剑,卷曲动物纹的发展是在更晚的玉皇庙文化中与1号冢相当。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更多的是与2号冢相似,如装饰繁缛的短剑、青铜马衔与马镫。因此以小黑石沟为代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的年代应该略晚于阿尔然1号冢,而早于阿尔然2号冢。根据这种类型学的比较,阿尔然1号冢的年代早到公元前9世纪末是合理的,而以小黑石沟和东南沟类型为代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在春秋早期的公元前8世纪前期。阿尔然王冢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别代表了欧亚草原的中部与东部的斯基泰时代的起源,它们应当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两者的相似当是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这种同步发展现象,反映了草原各地之间频繁的文化交往。

三、中东区的划分以及各自特点

在斯基泰时代的三要素中,武器与车马器是实用器。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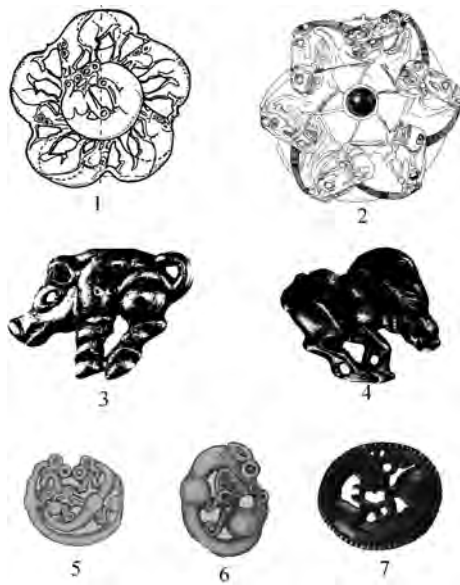


的社会都会使用适合自己的先进实用器具，不管是本地传统的，还是外面传入的。这种先进武器工具在草原不同文化中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可以看成是一种技术的转让。动物纹装饰则体现了一个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对某种动物装饰风格的接受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所以动物纹风格的分布更具有文化区的意义。

通过对阿尔然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卷曲动物纹以及虎和野猪饰牌的分析，已经归纳出欧亚草原的中部与东部特点，问题是中部与东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也就是说，介于图瓦阿尔然平原以及中国长城沿线的北方之间的广大草原的文化特点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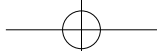
在图瓦西南的中国新疆地区，在地理上属于欧亚草原的中部区，考古发现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新疆土垒县东城大队征集到一件花瓣形饰牌，饰牌中心是一个侧视的卷曲雪豹，面部细部简化为一个个圆环纹，五朵花瓣上分别装饰有野猪的图案。野猪的造型发生了变化，吻部突出不明显（图九，1）^[21]。从雪豹和野猪的造型看，都趋于简化，年代明显晚于阿尔然的同类动物纹。这种构图方式见于公元前5世纪斯基泰文化的金碗底部（图九，2）。这是由6个马头浮雕围绕而成的金碗，直径为12.5厘米，在边缘有一金环，是用于系挂在腰间的^[22]。从简化的造型和具有公元前5世纪特点的构图方式看，新疆这件牌饰的年代要比阿尔然1号冢的卷曲动物纹和野猪纹的年代晚很多。

在图瓦阿尔然以东到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主要有蒙古高原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在长城沿线中西部，目前基本不见早到公元前9~前8世纪即两周之际的遗存。最后一个要分析的是蒙古高原。代表中部草原的野猪与代表东部区的正视卷曲虎牌饰在蒙古高原有所交汇，这种野猪纹在中国境内发现就更少了，仅见于内蒙古土默特旗水涧沟门和凌源县五道河子。蒙古境内的虎与野猪饰牌虽然是采集品，但是有出土省份的记录^[23]。根据这些记录我们发现，在蒙古国最西边的科布多省发现的野猪纹饰牌与阿尔然1号冢的最接近，吻部和腿部都较长，还发现了中区表现雪豹的卷曲动物纹（图九，3、5）。中戈壁省发现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图九，4、6）。所以从科布多到中戈壁省以北，应该属于欧亚草原中部区的分布领域。在这两省之间的连线以南，是靠近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巴彦洪戈尔省、南戈壁省和前杭爱省，这里也都有野猪牌饰分布，但是野猪的造型变得吻



图九 图瓦与中国北方之间的动物饰牌举例

1. 新疆木垒县征集 2. 斯基泰金碗 3. 蒙古国科布多野猪纹 4. 蒙古国中戈壁野猪纹 5. 蒙古国科布多卷曲动物纹 6. 蒙古国中戈壁卷曲动物纹 7. 蒙古国前杭爱卷曲动物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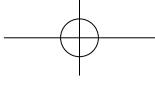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部退化、腿短、身体肥胖,以雌性野猪为主,其表现手法介于科布多的写实与中国境内水洞沟门的简化写意之间。这些省份同时出有东区正视的卷曲虎饰牌(图九,7),所以这些地区应该是中部区与东部区传播的重合地区。中国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和冀北内蒙古东部则是典型的欧亚草原东部区。

四、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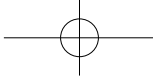
本文通过对图瓦阿尔然王冢的分析,揭示了这里如何奠定了斯基泰时代三要素的文化传统。其次通过与东部草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比较,明确了斯基泰时代形成期的时代特点以及它们所分别代表的欧亚草原中部区和东部区的文化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北方斯基泰时代的文化要素形成很早,但是后来由于中原文明的北扩,没有像图瓦地区那样在草原地区发扬光大。最后通过各自文化中最具传统的卷曲动物纹饰牌和野猪纹饰牌大致勾勒了这两个区的分界以及重合区域。

注 释

- [1] Der Groß, Kurgan von Arzan in Tuva, Südsibirien (南西伯利亚图瓦的阿尔然大墓), Michail Petrovic Grjayznov,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84.
- [2] КУБАРЕВ В Д, ОБРАЗ КАБАНА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АЛТАЯ (阿尔泰岩画中的野猪形象) Археолог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посвященный 7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И.Мартын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3.
- [3] a.Chugunov K V, Parzinger H, Nagler A. AN ELITE BURIAL OF THE PERIOD OF EARLY NOMADS IN TUVA: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2001 Russian-Germ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图瓦早期游牧时代的贵族墓葬: 2001年俄德联合考古队简报).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 (10), 2002.
b.Аржан источник в Долине царе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в Туве (在图瓦帝王谷中发现关于阿尔然的起源).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4.
- [4] a.ИОФФЕ А Ф. Евразия в скифскую эпоху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а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斯基泰时期的欧亚: 放射性碳 (^{14}C) 和考古年代学]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05.
b.Мошкова М Г.Предисловие//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й время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苏联亚洲部分的草原地带). Москва МГ, 1992.
- [5] Зайцева Г И. История и Ре-цультаны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ого Датировани Кургана Аржан .
- [6] Kovalev A. Überlegungen zur Herkunft der Skythen aufgrund archäologischer Daten (从考古证据对斯基太文化起源的思考). EURASIA ANTIQUA, Band 4, 1998.



- [7] Мошкова М. Г. Предисловие//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й время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苏联亚洲部分的草原地带). Москва МГ, 1992: 图 72, 59.
- [8] Мошкова М. Г. Предисловие//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й время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苏联亚洲部分的草原地带). Москва МГ, 1992: 图 61, 6-9, 10-12.
- [9] Bokovenko N. A. Asian Influence on European Scythia (亚洲对欧洲斯基泰人的影响).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6.
- [10] 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11] 林运. 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 [A]. 林运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12]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 宁城县南山跟的石椁墓 [J]. 考古学报, 1973 (2).
- [13] 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小黑石沟: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1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 玉皇庙 [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15] 东南沟类型的刀剑参见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图 79, 10-12.
- [16] 林运. 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 [A]. 林运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17] 中国野猪纹见于两处:
a. 郑隆. 大青山下发现一批铜器 [J]. 文物, 1965 (2).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1989 (2).
- [18] 中国北方竿头饰上的立兽可参见速机沟和玉隆太墓葬:
a. 盖山林.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 [J]. 文物, 1965 (2).
b. 内蒙古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 [J]. 考古, 1977 (2).
- [19] 许俊臣, 刘得祯. 甘肃宁县出土西周青铜器 [J]. 考古, 1985 (4).
- [20]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图 68.
- [21] 王炳华. 新疆东部发现的几批铜器 [J]. 考古, 1986 (10).
- [22] 张文玲. 黄金草原: 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3] The Sword of Heaven: Culture of Bronze Artifacts of the Bronze Age and Hunnu Empire (苍天的短剑: 青铜时代与匈奴帝国的青铜器文化). Collections of the purevjiav Erdenechuluun. Ulaanbaatar 2011.



On Arzhan Kurgans in the Early Iron Age of Eurasian Steppe

——Also on the Border of Cultures between Central and East Areas

Yang Jian-hua Zhang Meng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analysis of Arzhan I and II in Tuw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apons, horse harness and animal styles were summarized as distributing in Central Steppe; and compared with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of Northeast China which represented East Steppe; eventually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approximate border between the east part and the central part of Eurasian Steppe by coiled feline and wild boar plaque which widely distributed there.